

聽聽他們怎麼說

社長的話

北

青社的社長是外交家：對外代表北青社和廣告客戶、印刷老闆交涉。他也是財經首長：整理財務收支、開源節流。同時他又任行政院長，負責建立制度、傳遞薪火。甚至可以稱他是總統：大至北青社成員的確立、小至刊物室垃圾的清除，在在都需要他！
歷期的北青上曾有他們發表過的高見：

● 周孫衍／7期社長

「每一個老總都喜歡用『十月懷胎，呱呱墜地』來形容一本刊物的出版，就時間來講，可能沒有那麼漫長，然而個中甘苦的確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最後，出刊時你感慨萬千地寫了一篇老總的話，常常是『又怎是一個謝字了得』之類的文字，雖然你的意思是：『謝謝老天，總算讓我跑完了這一棒。』出版後的回應和批評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老總永遠不會後悔，只因他曾經盡力過。」

● 王松桂／18期社長

「一年前貿然地接下北青社長之職，當時一點頭緒也沒有，接下的只是一個名份，沒有內容，於是自己要找總編輯，找一些幹部人員，工作人員安頓後，又得為經費問題傷腦筋，到處探聽廣告來源，拉人事關係，整日與廠商周旋苦纏，碰壁難堪更是常事，有時為辦活動、申請經費，於是訓導處、教務處、院長室……一天來回六、七趟，就這樣茫然勞累地摸將起來，一年來嚐盡人情世故的溫暖冷漠、憂喜參半，個中滋味實非筆墨所能

● 簡基城／20、21期社長

「正如一種形容：『波浪只是悠閒地喧笑著，又竊竊私語。』編刊物的人屢屢載滿著整船的期望，毫無叱喝地前進；透過一串猶豫不決的微笑，並經歷整季弧形的日夜，企以果實來換取波浪多方向的濤聲。」

「忝為這一年的北青負責人，我無比樂意；在奮鬥的當兒，北青若不穩定，乃因為有更多

言喻，亦只有那些曾親身歷經此事者才能了解。」



值得進步之處。」

「快到尾聲了，我又覺得難奈一股感激之情，可是我們這般親密，不配說謝謝的。」

要說的是：我們執念著北青。」

●李修仁／23期社長

「三月裏，杜鵑花盛開著，百米道上萬紫千紅，沐浴著春雨，鉛華洗淨，該是交棒的時候了，花開、花落五寒暑，我獲得了許多——雖然也失去了許多，卻有滿載的感覺。」

「北青是一代代永遠傳下去的——我們惦記著。」

●黃奇卿／24期社長

「多少心血的灌入，北青已逐漸的臻向我們的理想邁進著。如果拿秤稱衡量具體的成果，那麼目前距離完美的階段卻尚有一段距離。」

●陳建畿／25期社長

「刊物室又是日夜不熄燈之時，編輯們則又匆匆來匆匆去，編輯楊兄（楊憲宏）更是以刊物室為家，在此四月艷陽天與刊物室大小蚊蟲侵襲之下，沒有名，沒有利，所執著的只有興趣與關心。」

「傳來陳故總幹事不幸殞命蘇澳港，楊兄捨其『編後話』而來之以祭陳故總幹事之文，在此『社長的話』不禁面慚！」

「社長應具備一張不破的嘴，比漢奸還狡猾的心，拖著兩條馬拉松腿，從吳興街底開始『沿門托鉢』到三重埔。」

●吳廷臣／26期社長

「目前出版一本北青，單單依賴學生的刊物費和學校的少許補助是不太夠的，所以如何『開源節流』就是每一位社長的最大使命了。」

「北青的門是為每一個北青人而開的。如果你對文藝有興趣，我們更歡迎你，嚐過這個滋味，最後總還要說：歡迎你，歡迎你，也來跑一程，接下棒子，往前衝去，往前衝去……」

●莊世昌／27期社長

「如果有人問我，當初為什麼要接北青社長，一時還真難以回答。傻嗎？也許有那麼一點。自找苦吃？不見得，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苦也就不足一提了。」

「廣告，是每一任社長所最關心，也是耗費心思與精力最多的。」

「北青二十七期的完成，也許就是由前鋒轉入後衛的時刻，期望更多的新血，投入這塊可愛的園地，把北青帶入一個新的高峯。」

●周天給／28期社長

「候鳥悄悄地南歸，交接的日期也漸漸地逼近！如今，我唯一盼望的就是當您接到這本書時，您會喜歡它，縱然它也有缺點。」

「最令人心寒的倒是——應運著綠杏的停刊，北青也一陣子搖搖欲墜！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北青人對大學校的刊物已經不感興趣嗎？沈痛地說：『事實上，是因為我們的負擔太大！』要推出一本好書，怎能沒有一筆足夠的基金！」

●廖大綱／29期社長

「接北青原是對自己能力的一項挑戰；尤其二下以來，每天下課後，我經常必須在圖書館與刊物室之間作一選擇。」

「剛接任時的許多理想猶在眼前，沒想到交接的日子却迫在明天。半年多的北青生涯，我始終不覺得自己是個好社長。」

「蘇軾在一首詩裏說：『回首向來蕭索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或許就是我在現在的心情寫照了。」

●江豐任／30期社長

「夜已深沈，該是落幕的時候了，收拾齊最後一堆廢紙，靜靜地熄熄北醫最後一盞燈，悄悄地合上刊物室的雙門，在寂靜的星光下，蹣跚的脚步，蹀不盡滿懷的愁悵，『蘭花草』的歌聲，一遍又一遍地迴盪在千層道上，也將永遠、永遠地縈繞在我我心中。」

●黃百榮／31期社長

「北青的組織向不健全，問津者歷屆無多，常常幾代單傳，勉而為之。」

「北青再窮，人丁再少，刊物室再髒，只要這份溫暖常存，社歌『蘭花草』常在口邊，則一切都是次要的了。上期社長臨行託付，勿忘整頓組織，奈何至今依是遊散如昔；日常每以此自責，更不敢以此責成後進者，只希望眾社友們不因此而少愛一份北青，有心人不因此而却步，也就唯吾所願了。」

●呂佳璋／33期社長

「一種嘗試和期許的表徵——」

『北醫青年』在歲月的督促與心血的貫注下，肩負起北醫國度特有的形象和和使命，反映醫學生活的林林總總，毋指山下的傳奇就這樣被一代代地遞嬗至永遠……。

讓我們默默祝福它的成長提昇吧！」

「曲終人散之餘，仍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他們的投入給了『北青』很大的鼓勵與支持，我們冀望更豐碩的北青誕生，相對地要付出的也就更多了。這一切就等待接棒者好好地去開發它深邃的內涵和永無止境的潛力了！」

● 盧豐華／34期社長

「書編完了，這代表著北青眾社員智慧及時間的結晶。」

「經費的籌措是我們社務的包袱，奔走於大街小巷，空口說白話，耗盡多少汽油，犧牲多少青春，少唸多少功課才換得一本北青的順利出刊。不過我們不能說什麼，誰叫自己要當社長、社員，沒有人逼你。我們不求什麼，只希望北醫青年能多瞧幾眼『北醫青年』。從總編輯催收社長的話，自己一直自問當社長到底有什麼話可說，有何感想可言，或是可提供後來當社長者一些勸告或鼓勵。想了想，錢籌足了，成績單青一包，書也快出刊了，新社長新總編都誕生了，一切都順利，我沒有牢騷可發。刊物室這儻的可愛、亂的可親的地方，是值得駐留的。」

● 黃寬仁／35期社長

「『刊物室的寶藏，藏在許多老骨頭的頭腦裏

。』我挖到了一些；也藏了一些。」

「憑著執著的理想與苦幹的精神，35期北青出來了，代表大家智慧的結晶與努力的結果。好的成爲傳統的一部分，不好的留給後來的社員改進，大家盡了力，好的、不好的，我都願意擔當。」

● 黃穎峰／36期社長

「常有人問：『最近都忙些什麼？』『忙北青啊！』『編北青啊！』如今北青終於完工了。有些快慰，有些輕鬆，也有些失落。」

「每個社團，都是那麼地值得讓人投入。從其中去學習如何在團體和他人之間，適當地把自己的地位擺好，如何將自己的利益與團體的利益作調整；退讓或兼得；在其中去認識朋友，認識與自己意見相同及相反的人們。來到刊物室，只會覺得累，不會覺得後悔。」

● 白明奇／37期社長

「去年中秋，一群人到礁溪溫泉渡假，在幽雅的別莊裡，看著海邊升起的一輪明月，狂瀟雄煙，談論百里外毋指山下的風雲種種，從學校、附設醫院談到社團，談到刊物室的歷代掌門人……最後談到進陽跟我決定接下三十七期的北青。」

「現在終於要落幕了，我想在酷熱的鐵皮屋下奮鬥的日子，以及深宵熄燈掩門後的寂聊，也將被這出書的喜悅所取代，不是嗎？」

「我要謝謝爸媽的縱容與寬恕，在漫長的兩個半月暑假裡，在家的時間沒有超過三個禮拜，每次離家時，爸媽總是懇求我多住幾天，

但我總讓他們失望地匆匆北上。」

● 林維聰／38期社長

「如眾所知，北青是繼綠杏之後，揚名於全國大專院校的學生刊物。這些盛名帶來的結果，讓我們這群後繼者有莫大壓力，如何來提昇自己、超越自己總是我們最大的職責。」

「刊物室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你們太可愛了，我們一窩都是人，這份情感我無法忘却，還是留下來不走好。」

「幕落了，總編，聽聽觀眾的掌聲吧！或許那



●李文卿／39期社長

「『人生最快樂的事是責任完了』，此刻我的心情是不難想像的。編完北青，感覺自己學了許多，視野也開闊了；對人、對事的看法已不再過度的執著，曾經有過的挫折、失敗也隨著北青的完成逐漸褪色而嵌入記憶的匣子裡。對自己能在拇指山下有如此豐碩的一季實在感到慶幸，更感謝所有曾經一起共甘苦的朋友。」

「夜深了，北醫沉浸在靜謐的夜色裡，刊物室內燭影婆娑，是該回家了……。」

●詹昭信／40期社長

「我想當上北青總編的人都會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半年來的生活像一部電影，一幕一幕的放映在我的腦海裏，這些人和事構成了我思念的環，只要牽動一節，就將全部扯動。」

「所有的往事都已像一縷輕煙，淡淡的飄向遠方。」

「我們都是年輕的尋夢者，只因我們共同爲了一個意念而前進：人生有夢，有夢當行。」

●胡朝榮／41期社長

「回想這段短暫的日子，有時激動地半夜裏從床上躍起，有時又不免無奈地頹然坐倒，彷彿一切都抓在手裏，但卻又覺得如此虛無。」

「幾位學弟妹各有所長表現都很不俗，下期北青拿個進步獎應沒有問題。」

「從進刊物室到現在，這段不算短的日子裏，我受到學長、同學、家人很多啓蒙和照顧，而回報他們的只有這本書了；至於這期的內容如何，就留給她自己說吧！」

●王弘傑／42期社長

「從校園出發，希望能加深您對校園的認知，激發同學的愛校意識，喚醒同學對周遭的關懷。」

「在離我們生活最近的校園裏

多少豐富寶藏未曾被挖掘

有些是你看過卻未曾深思的……

有些是你從來不知道的……」

「畢竟我們都是北醫青年，而北醫是我們的學校。」

●韓乃輝／43期社長

「很夜了，此刻。晚上在鐵棚打乒乓球的人走了，原野社打烊了，一切的喧鬧都歸於寧靜。只有微弱的蟲鳴，幾隻蚊子，伴我在剛打掃過的刊物室，靜靜的回想過往，像在看一部電影。」

「因爲看法不同產生爭執，在以討論爲主要活動的社團是常見的事。但是如果因此而失去了朋友，未免太不值得。我想或許我們都該學習如何彼此尊重，和互相欣賞，學習著包容別人的錯誤，並且避免因爲單一事件而傾向於立即對別人做評斷。刊物室注重的不只是個人才學，更重要的是學習與人合作。」

●蔡耀鴻／44期社長

「當你拿到這期北青時，也許你會淡淡地說：『又出來一本了，翻了一遍，然後輕輕一擺，擺入書籍雜陳的書櫃，和那前幾期你未交心過的『北青』冷藏在一起。你知道嗎，你所冷藏的是北醫一個學期的成長生活傳記？』」

「通常，大家認爲『社長』比『總編輯』地位高，其實不然，一本書的出刊，說實在，總編輯的功勞是最大的，因爲書本內容都是總編一手精心策劃才能完成。」

●蔡耀鴻／45期社長

「尼采在『曙光』中提到：體驗與創作——我們所謂意識是無法讓人明瞭的，或許可以說是不願別人瞭解的。可是當我們閱讀自認可以明瞭的原文時，多少也都會加入自己幻想的詮釋，於是我得詳細地將自己的意見給寫下來。到底我們的體驗又是什麼呢？與其說是本來已有的內涵，不如說是我們自己所加入的詮釋！或許我們可以說是自己想明瞭「這裡面還缺少什麼？」不是嗎？體驗豈不是一種創作嗎？——但願大家能夠多體驗、多創作。」

「我將會懷念珍惜這一年的快樂又憂愁的時光。」